

紅
桑

黃
夫
信
自
題



紅 桑

黃天倫日記

展 望 周 刊 社

一九五四年・上海

書號：新 001

紅 桑

著 者：黃 炎 培

出版者：展 望 周 刊 社

上海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二號
(上海漢中路一六七〇弄三二號)

印刷者：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

(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)

總經售：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
(上海南京西路一號)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122,000

印張：7 1/4

定價：6,700 元

印數：00001—10,130 本

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序

十年前，我寫「天長集」序，深切地期望黃先生多寫些一般民衆能够讀而且能够懂得的詩，黃先生很虛心地積極地望着這方向努力寫作，「紅桑」詩集，就是這十年來不斷努力的結果。一九四六年黃先生在「苞桑集」（舊體詩）自序裏寫着：「苞桑集分三卷，共三百八十題，七百六十七首，最早是二十六歲江戶寓樓兩坐聯句，到末首先後跨着四十二年了。」在那樣長遠的時期裏，寫了那麼多的規律極嚴格的舊體詩的一個作者，現在能够寫這些解放體詩，真是够努力的了。

「紅桑」前面一部分，是蔣介石反動統治的黑暗時期的產物。作品裏所有感慨，所有描寫和呼籲，充分地表現了作者憂國憂民的熱情。

「紅桑」後面一部分是新中國時代的產物。生命力充沛的黃先生，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努力地工作，顯然生氣勃勃，充滿着對於祖國建設和人類解放的無限信心與樂觀主義的精神。在這新社會新生活中吸取了新的主題，通過他熱烈的情感，寫出了這些詩，真實地反映了新中國的面貌和遠景。

我們的新中國，現在已進入了開始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。我更深切地期望黃先生在目前抓住新的現實，擔任起新的任務——社會主義改造，首先努力把自己改造成爲社會主義者，然後通過自己的作品，真實地、具體地反映現實，給全中國人民以社會主義思想的教育。

「紅桑」後幅附印「苞桑集」以後詩選，這些當然還是嚴格的舊體詩，但依然會充分反映每一個時期的生活情況。

姚維鈞 一九五三、一二、一〇，北京。

前言

我想寫解放體詩，還是一九三八年我六十歲時開始的。當時嘗試地寫，寫得很少很少。後來維鈞和我過共同生活，很鼓勵我。在她所寫的「天長集」序文裏，曾經對我寄予深切的期望。以後寫得多了。一九四一年秦翰才老友在香港爲我印小冊子，我就半意識地題名「白桑」。一九四六年我在「苞桑集」自序裏，曾經這樣說過：「我對於解放體詩，還想努力一下。」

後來，吳蘭同志在香港看到我幾首解放體詩，願代我付印，寫信來問我，我就加選幾首一併寄給她，而把六十歲時所作「重做人」三首排在前面——像「重做人」這類詩，我就稱做「半解放體詩」——拿來說明我主張寫解放體詩的動機。我這本小冊子，維鈞取名「紅桑」。自一九四二年以來，凡我所寫詩，大概都和維鈞推敲過的，這本小冊子當然不會例外。

寥寥二十幾首詩，從我兒童時的苦況，少年時天真的愛國心所招致萬死一生的災難；後來經過長期黑暗政治和帝國主義嚴重壓迫，對日艱苦抗戰；到抗戰勝

利，政治越發黑暗，終因人民革命的勝利，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，樹立了國際間新的聯盟局勢。七十年來，國家民族的衰盛廢興以及我個人苦辣酸甜，都包含在這些詩的字裏行間。

至於詩味够與不够，詩體解放得够與不够，我是經常這樣想的：今天的我，很願意充分接受明天的我的批判，尤其歡迎讀者的批判。

「紅桑」香港印本並不多。我所有的，快散完了。最近尙丁同志從上海來北京，談到我的詩，促使我把近年來所寫解放體詩，挑選一下共二十九首併入「紅桑」。還把「苞桑集」以後的舊詩共八十七首附在後面。這部分舊詩，前半寫黑暗，後半寫光明，是很好的對比，一併付印。維鈞爲我寫了序，我自己還寫了一篇「寫在紅桑的後面」。

黃炎培 一九五三、一二、二〇，北京。

目 錄

姚維鈞序

前言

重做人

曹顯亭

五十年前的今天

通遠門

陶行知不死

天快亮了

閉了

海行

上海解放

天安門

二一
二三
二四
一九
二〇
二四
二七
三四
三七
四六

見到了世界的主人	五
斯大林大元帥七十歲	五
中蘇訂約歸來	七
丁香花下	七
人民解放軍	七
你將永遠做我們的導師	七
西藏和平解放	九
中國共產黨三十年	一〇
小別	一三
新旅大	一九
贈蘇聯愛倫堡、智利聶魯達兩詩人	二三
呼家樓	二七
夢裏的母親	二四
大家貢獻出我之所有	二四
新中國成立三周年	二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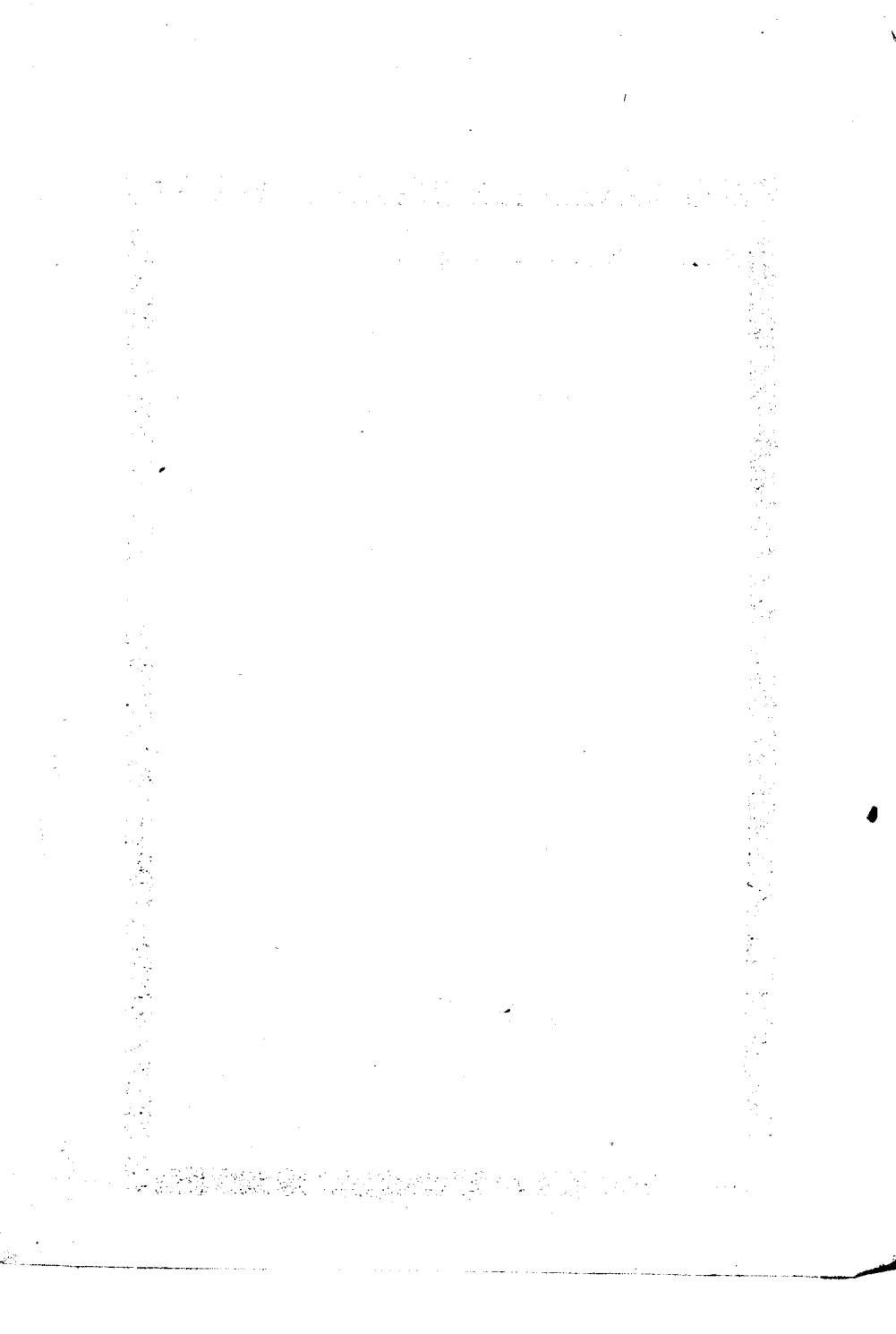
偉大的中蘇友好和中國長春鐵路	一六二
紅領巾	一六六
鮮紅的朝陽	一七〇
馬克思頌	一七五
寫在紅桑的後面	一八三
附「苞桑集」以後詩選	一八五

紅 桑

黃天倫日記

展 望 周 刊 社

一九五四年·上海



序

十年前，我寫「天長集」序，深切地期望黃先生多寫些一般民衆能够讀而且能够懂得的詩，黃先生很虛心地積極地望着這方向努力寫作，「紅桑」詩集，就是這十年來不斷努力的結果。一九四六年黃先生在「苞桑集」（舊體詩）自序裏寫着：「苞桑集分三卷，共三百八十題，七百六十七首，最早是二十六歲江戶寓樓雨坐聯句，到末首先後跨着四十二年了。」在那樣長遠的時期裏，寫了那麼多的規律極嚴格的舊體詩的一個作者，現在能够寫這些解放體詩，真是够努力的了。

「紅桑」前面一部分，是蔣介石反動統治的黑暗時期的產物。作品裏所有感慨，所有描寫和呼籲，充分地表現了作者憂國憂民的熱情。

「紅桑」後面一部分是新中國時代的產物。生命力充沛的黃先生，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努力地工作，顯然生氣勃勃，充滿着對於祖國建設和人類解放的無限信心與樂觀主義的精神。在這新社會新生活中吸取了新的主題，通過他熱烈的情感，寫出了這些詩，真實地反映了新中國的面貌和遠景。

我們的新中國，現在已進入了開始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。我更深切地期望黃先生在目前抓住新的現實，擔任起新的任務——社會主義改造，首先努力把自己改造成爲社會主義者，然後通過自己的作品，真實地、具體地反映現實，給全中國人民以社會主義思想的教育。

「紅桑」後幅附印「苞桑集」以後詩選，這些當然還是嚴格的舊體詩，但依然會充分反映每一個時期的生活情況。

姚維鈞 一九五三、一二、一〇，北京。

前言

我想寫解放體詩，還是一九三八年我六十歲時開始的。當時嘗試地寫，寫得很少很少。後來維鈞和我過共同生活，很鼓勵我。在她所寫的「天長集」序文裏，曾經對我寄予深切的期望。以後寫得多了。一九四一年秦翰才老友在香港爲我印小冊子，我就半意識地題名「白桑」。一九四六年我在「苞桑集」自序裏，曾經這樣說過：「我對於解放體詩，還想努力一下。」

後來，吳蘭同志在香港看到我幾首解放體詩，願代我付印，寫信來問我，我就加選幾首一併寄給她，而把六十歲時所作「重做人」三首排在前面——像「重做人」這類詩，我就稱做「半解放體詩」——拿來說明我主張寫解放體詩的動機。我這本小冊子，維鈞取名「紅桑」。自一九四二年以來，凡我所寫詩，大概都和維鈞推敲過的，這本小冊子當然不會例外。

寥寥二十幾首詩，從我兒童時的苦況，少年時天真的愛國心所招致萬死一生的災難；後來經過長期黑暗政治和帝國主義嚴重壓迫，對日艱苦抗戰；到抗戰勝

利，政治越發黑暗，終因人民革命的勝利，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，樹立了國際間新的聯盟局勢。七十年來，國家民族的衰盛廢興以及我個人苦辣酸甜，都包含在這些詩的字裏行間。

至於詩味够與不够，詩體解放得够與不够，我是經常這樣想的：今天的我，很願意充分接受明天的我的批判，尤其歡迎讀者的批判。

「紅桑」香港印本並不多。我所有的，快散完了。最近尙丁同志從上海來北京，談到我的詩，促使我把近年來所寫解放體詩，挑選一下共二十九首併入「紅桑」。還把「苞桑集」以後的舊詩共八十七首附在後面。這部分舊詩，前半寫黑暗，後半寫光明，是很好的對比，一併付印。繼鈞爲我寫了序，我自己還寫了一篇「寫在紅桑的後面」。

黃炎培 一九五三、一二、二〇，北京。

目 錄

姚維鈞序	
前言	
重做人	一
曹顯亭	三
五十年前的今天	四
通遠門	九
陶行知不死	一〇
天快亮了	二四
閒了	二七
海行	四
上海解放	七
天安門	四